

家住泰山之阳

□崔耕和

有人说,烦恼的时候,你就去看山、看海、看天地,因为大的物景会起到观心、洗心、静心的作用,大的物景和心灵的底色相近,大的物景是烦恼郁闷的稀释剂。此言应用于现实,说得对极了。

几年前在泰山脚下听一位养生学家谈养生,他说了句至今让我难忘的话:“你们都住在泰山之阳,得天地之灵气,得泰山之滋养,若熟视无睹,若不好好借助修身养性,那真是愧对天地,愧对泰山。”

家住泰山之阳,从此有了发自心底的珍惜。能开门见山、抬腿上山,这是真正的得天独厚了。早晨,把窗户轻轻打开,一阵阵富含氧气的山风吹来,轻抚着你的脸颊,仿佛吹走了心中的积尘。若到了峰顶或松间的任一处驻足,放眼四望并听一听天籁般的声音,还有什么烦恼不能卸下呢?还有什么样的场景比这更有诗意呢?

那天,抓了本书到山上去读,关掉手机,在山石上、松林间,实实在在地收获了一整天的宁静和惬意。山风轻轻地抚摸着树的枝叶,阳光透过树冠的空隙斑斑驳驳地泻下来,白云在头顶,慢慢地缱绻变幻,让人顿时觉得,天地间再也没有比这一片地方更适合寄放灵魂了。世间的一切熙攘喧嚣,都在一片啁啾的鸟鸣声中湮没无闻。

不止一次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漫步泰山极顶,也不止一次适逢细雨刚过、天高气爽的日子在松下驻足,仰望云天,朵朵白云如峰似峦,一道道金光穿云破雾,直泻人间。在阳光的映照下,云峰之上闪烁着奇异的光辉。那五颜六色的云朵,巧夺天工,奇异莫测,如果云海在此时出现,满天的霞光则全部映照在云海中,那壮丽的景色、生动的情趣,就更加令人陶醉了。

感受深刻的还有那次雪后登泰山。天街上,一改往日

的繁华,一个游人也没有,所有的喧闹都被厚厚的雪覆盖了。远远望去,当晨曦给雪原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边的时候,积雪下的房舍里竟有袅袅的炊烟升起,又似有淡淡的饭菜香味飘来,俨若一幅隽永的宋代水墨画,每处着墨都透着朦朦胧胧的宁静。那时那刻,我觉得宁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感受,拥有了眼前的宁静,就拥有了精神的富足,拥有了内心的宁静,就拥有了现世的一切。

原来,心是可以被物化的。临水可照人,借景可观心,眼里看到的,会成为心底感知的。视野大,心可以被物化得大。是被物化为高山,还是被物化为小小的方寸之地,这取决于人的想象力。

将心物化为高山,相对山的高大巍峨,有什么样的烦恼不能被忽略?怪不得,孔老夫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圣人之乐也要借助外物的。

多大的容器盛多大的物。

心量是可以借助外物无限放大的,这恰是家住泰山之阳的大幸福,无需舟车劳顿,只要一抬眼、一踱步,就可邂逅一份纯净的大美。当然,人选择住地也并不是件轻易的事,说泰山之阳好,毕竟有所偏颇,毕竟不是人人可以来居住的。其实,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身子所处的位置,而是心所朝的方向。

毕竟,我们应该明白“境由心造”的道理。一切要靠我们的内心去感受。现实总体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们内心的朝向,不一样的内心朝向就有了不一样的心境。哲学家康德一辈子未踏出他生活的小镇柯尼斯堡,直到去世为止。他每天与熟悉的飞鸟对话,与宅边的花草攀谈,在林间小路上思考,他觉得,内心丰厚充实的人在哪儿都精彩,在哪儿都不会烦恼、孤独。是的,没有一颗活出精彩的心,没有发现身边美的能力,即便跑到仙境里也没用的。

踏着七月的夜色,我又来到了山的怀抱。

一起到来的还有天上的半个月亮,是她陪着我,一步一步沿环山西路走来。此刻,她已攀上山巅,而我也驻足在这百年铁桥(大众桥)。

久违了,泰山!山风轻轻掀开回忆的书页,雨后的飞瀑依然唱吟着昨日的歌谣。恢弘开阔的天外村广场,记载着岁月更迭的沧桑巨变,像一双敞开的臂膀,拥抱着天地万物。铁桥周围的风物依旧,青翠的更青翠,秀美的更秀美。

雨后泰山月

□陈东

连绵的夏雨,洗出了一个晴朗清新的夜晚,凉爽的山风吹拂着,像披了一层轻纱的月儿,慵懒地歇在山眉间,挥洒着如水的光华,描绘出一幅清晰苍翠的面部剪影。这是泰山!它安静地躺在这里,像一位仰首亿年的思想者。它饱满的额头写满睿智,深凹的眼窝里是一双精读天地的慧眼。它的鼻梁隽秀挺拔,厚厚的唇紧抿着,含着几丝亘古不变的浅笑。

许多年前的某些个黄昏,小小的人儿甩着两条细细的羊角辫,随妈妈去大众桥下洗晒衣物。被太阳晒得温热的青石,是孩子们永不厌倦的乐园。在石上赤脚追逐,尽情嬉水,玩累了,就会模仿山的模样躺下来,叽叽喳喳描述着远山妩媚的剪影:看呀,他躺在那里,多么悠闲!看呀,他在笑,在笑着看天……眼中是大山笑意盈然的脸,头顶是令人眩晕的飞鸟白云,身下是怀抱般温暖的大青石,看着看着,单纯的幸福就会从天上压下来,压下来,睡意来袭,石上印下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梦。醒来常常已是月华初上,大山模糊了容颜,山风送来了归家的信息,不得不告别,离开。再回首,竟像被大山和月儿依依不舍地扯住了衣襟……不经意间,告别了幼年的懵懂无知,童年的无忧无虑,少年的多愁善感。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正是泰山永恒的魅力所在。雨后,一条条银龙般的水,在月下沿大山的脉络奔行,它们相聚在山顶、山腰或山下,凝成大山怀抱中一颗颗温润的翠玉。西麓的龙潭水库、大石峡水库,东麓的刘家庄水库、安家林水库、黄前水库,还有横贯泰城西郊的大河水库……它们一闪一闪,在月光下眨着眼睛。山水相依,便是人间福地。

今夜,我逆流而上,重返儿时的乐园。今夜,月儿准时赴约,随我前来陪伴大山。有时,她是一弯银钩,泊在大山身边,透出几分娇俏几分清秀;有时,她是一柄银梳,斜斜地簪入大山发间,给大山增添了几分妩媚和风情;有时,她长成清辉万丈的一面金镜,溶化黑暗,守护着大山旖旎香甜的梦。雨后如水的月华,静静消融着山的刚硬、寂寞与险峻。古木名刹,点点灯火,一起汇入这张朦胧清新的写意画。

今夜,山风月光依然,人已在岁月的刀锋下缓缓变老。今夜,大山是否还记得昨日的小小少年?大山不答,月儿亦不答,只含笑用一束天火点燃了天地之灵气,舒展双臂引领起万籁的唱吟。听,布谷啾啾,水声翻越堤坝淙淙和鸣。听,山风撩动万种风情,草木的呼吸均匀酣畅。听,风的薄翼之上,停泊着艾草的芳香和小雏菊梦中不经意泄露的心语,猝不及防地淹没整个世界,带了几分沁凉,几分柔爽,几丝俏皮。

看,月下的龙潭瀑布若一挂银色琴弦,弹拨着大山温柔的心声,撩动月儿婆娑的身影。万物在浅浅的涛声里静静安睡了,山花、野草、巨石、飞鸟……唯有大山,仍静默守护着眉间这颗永不熄灭的火。

山微笑着,以千古不变的姿态,同我一起聆听万籁的轻唱。山微笑着,邀我一起欣赏起舞在风里的半个月亮。这是月儿一个人的舞台,大山在月儿的独舞中沉默喝彩,安静凝望。

此刻,月儿悄悄地谢幕了,她飘然而去,又落脚在柳梢的最高处悄然回眸,似一只谛听的耳朵,那山风来处,是大山关切的叮咛,一字一句,绵绵密密……

喜蛋儿

□王宗坤

我的故乡在泰安夏张镇。这天,一进入村口,踏上已有松软而潮湿的土地,就看到水渠边上有一个推着胶轮车的庄稼人走来。谁这么勤勉,在这样酷热的下午还在忙活农事?我停了下来,他走近了,我看到了胶轮车上两个空空的大粪筐后面那张黑瘦的脸,短短的胡子楂稀疏地点缀在脸颊上,三角形的眼皮松散地垂落下来,遮盖着一双浑浊的眼球,头顶上已经没有多少头发,使额头上密布的皱纹更加显眼。我忽然意识到这原本应该是一张极为熟悉的脸,它的主人就是我儿时的好友喜蛋儿。

喜蛋儿看到我骤然停住了脚步,神态显得有些木然。少顷,把垂下来的眼皮提了起来,上面的三角更加凸起,额头上的皱纹随之往上抖动,脸上显现出一种极不自然的表情,嘴唇蠕动了几下说:“三叔,回来探家了!”说完就赶紧急匆匆地迈动了脚下的步子,那仓惶的样子就像一只逃命的老鼠。

我的心里一阵疼痛,我们原本是不应该这样的,想当年我们亲密无间,虽然我比他辈

喜蛋儿一根接着一根地划着火柴,父亲在明时暗的光亮中哆哆嗦嗦地用瓶口对准马灯的底座口,把洋油小心地倒进马灯里。这么一折腾大半个时辰就过去了,父亲有些累了,喂牲口的饲料也已经拌完了,父亲让喜蛋儿提着马灯简单看了一下正在风卷残云吞食饲料的牲口就去歇息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牵独角老黄牛去耕地,父亲才发现这头最为健壮的牛连同一头正在处于生长期的小黑牛不见了,父亲当时就慌了,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最先想到喜蛋儿的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之所以想到他,疑点有三个:一个就是在出事之后,喜蛋儿明显地来我们家次数增多了。另一个就是检查那盏马灯发现底座上有一个很小的窟窿。再一个就是那时电视机刚刚在农村出现,喜蛋儿对这个神奇的家伙非常着迷。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猜想是正确的,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在由喜蛋儿姥姥家通往县城的公路上,我大哥连同村里的几个基干民兵发现了喜蛋儿和他舅舅赶着那两头牛星夜赶往县城,牛当时

就被截获了下来,而喜蛋儿和他舅舅也被扭送到了派出所。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件对喜蛋儿的影响竟然是终生的。由于有了这样的污点,喜蛋儿到了三十多岁还没有找到媳妇,后来从东北流浪来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在村里人的撮合下嫁给了他,但是这个寡妇对喜蛋儿没有一点儿真心,不但背着喜蛋儿偷吃,还给喜蛋儿戴绿帽子,喜蛋儿终于忍无可忍把她赶跑了。再后来,喜蛋儿娶到了一个带着两个孩子患有多年风湿病的女人,那日子过得皱巴巴就像是一块永远也拧不干的抹布。

这个假期因着喜蛋儿的缘故,我老是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感觉,我父亲已经在前几年去世了,回来当天我就对母亲说见到喜蛋儿了,母亲随意地点了点头,在她看来这是一个根本不用说的话题,因为喜蛋儿是我的乡邻,见到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面对母亲的平静我有些默然,但我明白时间是神奇的也是充满魔幻的,她可以埋葬一切也可以重塑一切,关键要看自己如何在这个魔幻世界里穿行。